

名家随笔

槐米如瀑

高海平

今年的夏天特别热，面对伏天的赤日炎炎、难耐的曝晒，连我这个极少戴墨镜的人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强打精神地面对头顶那颗如火骄阳，把沉寂在抽屉多年的墨镜重新架在鼻梁上。

节令真是个奇妙的魔术师，一进入伏天就像换了天日一般，大地俨然一个蒸笼，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整个氤氲在热气蒸腾之中，闷热、晕眩、出汗、烦躁……种种不适困扰着你。相反，却适应了植物的疯长，草木在肉眼可见地一天一个模样。草坪不断加深着它的绿色浓度和厚度，树木更是把树冠一步步扩张到直径以外很远处，似乎蓝天也不是不可能被侵蚀和占有。

我居住的城市，从来没有引起注意过的国槐，似乎天兵降临一般满大街都是，它那淡黄色的槐米花在艳阳高照下像爆米花炸裂一般，金光灿烂，花繁成瀑。每种树木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，春天时杨花似雪，沸沸扬扬的杨花打卷儿地在大地上肆意横行，惹得人们烦不胜烦，然而，这一切只能提示你杨树的不可或缺。就像

伏天的国槐，如果没有像爆米花一般炸裂的花开成瀑，真的无人知道每天行走的大街上竟然有那么多的国槐。

槐米，一度是人们盯着不放的财富。小时候，拿着长把子镰刀，站在槐树下钩树上尚未开放的槐米。供销社收购槐米，作为一种染剂使用。据说，解放军叔叔身上穿的绿色军装的颜色就是由槐米染就的。槐米只有未开之时，从树上采下来，然后晒干，送到供销社，开花的槐米是不收的。这是童年时代的记忆了，如今，看到满大街的槐米花爆裂，满地的花蕊铺陈，丝毫没了当年心动的感觉。环卫工人抡圆了大扫帚一遍遍地清扫那不绝如缕的落花，在他们的眼里，花早已非花，只是他们的扫帚下亟须清扫的垃圾而已。

槐米花自有它独特的香气，这种香气往往会引得某些虫子的青睐，奋不顾身地一头扎进去吸食花蕊中美妙的滋味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经常被戏称的吊死鬼打秋千——虫子拉着长长的丝挂在枝头荡来荡去。

槐米花还分泌一种类似于胶质的液体，这种液体会散落在树下形成一层黏黏的胶水，踩上去会粘你的鞋子，路过时不得不下意识地用劲提气，否则鞋子也会被粘住。可见，吊死鬼被吊打在树枝头是顺理成章之事，很多虫子也难逃被黏附的悲惨命运。

槐米花与阳光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洽的关系。阳光越炽烈，槐米花越绽放，你给我一分热度，我就回报你一分烈度。而且这种互洽和共情持续时间很长，几乎伴随着伏天的始终，每天看到的几乎只有国槐这一种树了，因为，槐米花已经绚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槐米如瀑，花开成海。

其实，槐米花非常小，然而它却繁茂，加之一棵树一棵树地连接，形成一条条长河，就像一朵朵浪花，浪花虽小，浪涛却很汹涌。

国槐树下，停放了一排排汽车，这些车无一例外地被槐米花所覆盖。勤快的司机会仔细地把车上的花蕊拂去。懒人并不在意，开着车就出发了。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槐米花车，不失为一道道别样的风景。



重回老家

赵玉兰

老伴徐忠诚已96岁，自1944年因革命工作离开家乡已有80年。在他人生岁月的长河中，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港湾，便是他的老宅，那里记载着他无尽的回忆与故事。今年初春，他提出要回老家看看，并让我与他相伴而归，由孙子开车回到家乡。

老宅坐落在五台县石村土崖高坡上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是没膝衰败的荒草，瞬时仿佛听到时间的回声，在空气里轻轻飘荡。老伴常说起的那两棵老枣树，依然挺立院中，也仿佛向回来的主人叙述它的寂寞与沧桑。

院落是南北走向，分为前院和后院。十余间住房在经年风吹雨蚀中坍塌损坏。房子是哪年建起的，老伴也说不清楚，他只知道院子里住过太爷爷、爷爷及父母等家人，四代人生活在百年之久的屋院里，可想象情景欣欣向荣、快乐无比。忠诚语重心长地手指向西边一处房屋说：“这是父母和我们住的家。”仔细观察，房子虽然不算大，但是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无限温馨与回忆，那古老的房门，开合之间，不知闪现了多少代人的身影，那扇斑驳的木窗，又见证了时代无数个日夜夜的更迭。让他最难忘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美味佳肴，那浓浓的亲情让他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老伴痴痴地一直望着那间房屋，他一脸的凝重，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啊！

七七事变之后，在革命老区红色革命根据地五台县，群众觉悟高，母亲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烽火中。她日夜坐在炕头一针一线聚精会神做着支前的军鞋，一双又一双送往前线。不仅如此，母亲还掩护抗日的地下党员。一日，党员干部徐光乔来到宅院，随即跟进来两个日本鬼子。母亲透过窗看到这一切，镇定敏捷地把徐光乔同志送到后门，避免了党的损失。母亲高尚的品格直接影响着儿女们。大儿子徐晞16岁那年参军从戎，没有告知母亲，只是托同学送回书包，母亲接过书包，无声地哭了。后来西藏解放，徐晞战功显赫，担任正师长职务。二儿子徐忠诚在石村小学上学，12岁即担任儿童团团长，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，传递信息，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之后参加过太原解放战争，参加过土地改革。女儿徐妙在学校参军，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员。三儿子徐忠夫，解放后任忻州地区粮食局局长。四个儿女均已从老宅飞出，奔向革命的道路。不幸的是，母亲没有等到全国解放的日子，1949年3月，她在老宅里安详地走了。

老宅会消失，但情感永远不会消失。记忆中的沉淀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，依旧熠熠生辉。

旧信札里的芳香岁月

邢芝兰



收拾旧信札，拂去岁月的尘封，一阵阵芳香扑面而来。有诗与远方的浪漫，有柴米油盐的杂沓，有个人事业打拼与孩子们成长的纠结，织成一幅幅生活的图案，在我眼前铺展开来。

在大学期间，恰逢农村开展社教。我和男友分配到我省的一南一北，他在晋南地区，我在雁北地区，在我省狭长的南北两端相隔千里。

那一年，我们“疾雪飞车出雁门”，扑入眼帘的完全就是一个白茫茫的冰雪世界，凛冽的朔风吹卷着雪花肆虐。在这冰雪世界里收到男友的来信，让我温暖了很久。信中说：“你到了一个沙际风来草亦香的地方。”我复信给他：“这里有风有沙有草，但是不属于这个季节，眼下只有彻骨冷的冰雪与寒风。”晋南的春天来得最早，隔了一段时间，我又收到他以散文诗形式写的《春天序曲》：“想起春天，就热血沸腾，激情洋溢；想起春天，就想起年华如宝石的我们……鸿雁向

北飞请带去问候。”渐渐地，雁北那紧绷的土地上，也有了牛拉犁铧的身影。春天来了，我常常仰望北归的大雁，口中呢喃：“谢谢！是你们把春讯给我捎来！”谷雨前后，我又收到他填的《渔家傲》：“谷雨红桃颜既衰，东风绿麦又吐穗，杜鹃一声千滴泪，思不寐，琵琶悠悠胡马悲。披荆望断汾水西，飞浪溅湿千重衣，书生投笔慨万里，欲沥肝胆难化碧。”来信我已复，附如下几句：“早听卿居桃花源，云拂清溪绕山前。诗吟琴声伴鸟鸣，风赋花香纪流年。”工作队都设资料组，负责写材料。我和他都在资料组，写稿子、刻蜡板，整夜加班是家常便饭，我们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度过了愉快的油墨生活。后来，他成了我的丈夫，我做了他的妻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改变了一切，那一年他到南方一所大学进修，密密麻麻4页稿纸给我传递了很多信息。信中说：“政策的改变使得那些一向辗转于田野的农民出来经商，从祖国的东南发源汇成比长江还要汹涌的人流，我就是在这人流中挤来挤去……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真热，又不便脱厚衣服，站了7个小时到达蚌埠，由于我的‘机智’才找到了一个座位。翌日9时抵达上海，两毛五买了一张电影票，使我一身轻松。找不下旅馆，只好又振奋精神再投入人流，乘196次车到杭州……我用15块钱

买到一块真丝被面，排队的人说，市面儿上需要18块钱；又花了11元买了很漂亮的两块布被面2.4丈，不要布票……”临近春节，丈夫在北营火车站下车，肩扛手提，满载而归。

第二年春寒料峭的时节，我去北京进修，写回的第一封信就是：“惊喜地发现，用我们的饭票能在学校粮店买到挂面，有人来京给你们捎回去，能改善一下生活。”丈夫的信里给我列出了星期天到各个公园玩的日程表，“四月份百花争艳到清华、北大观光”“孩子们活泼健康又勤勉，你一百个放心”。六一儿童节来信说：“儿子骑车和同学玩去了，两个女儿每人给了7角钱和7两粮票，穿了新衣服到少年宫过节。”读信时，眼前好像出现了我那几个宝贝活泼可爱的样子……

“草木会发芽，孩子会长大”，在布票、粮票、粗粮、细粮的纠结中，在个人事业进取和孩子们成长的辛苦操劳中，“曾经以为老是很遥远的事，忽然发现年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”，不经意间鬓发染霜，我们一起从讲台上退下，起初几年我俩还有一点社会工作。如今手机短信、微信便捷快速，不过却没有了那路遥马慢的浪漫，没有了那对迢迢驿路绵绵信笺的期待。尤其让我驰骋想象的是那条飘曳在天空的驿线，以及南飞北归的大雁……